

生态纵横谈

——专题采访记实

[苏]阿·乌达利佐夫 著

杨春华 戴秉国 译

新华出版社

生态纵横谈
——专题采访记实
〔苏〕阿·乌达利佐夫 著
杨春华 戴秉国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99,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册
统一书号：7203·027 定价：0.38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于一九八一年在苏联出版，作者阿·乌达利佐夫是一位长期采访世界和苏联生态情况的新闻记者。本书全面地向人们揭示了“生态学”这个人类近代史上日益迫切的重大问题。

本书知识性强，涉及面广，它用大量的生动事例和发人深思的数据阐述了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世界海洋与陆地、空气与气候、生物与人类造成的可怕影响，说明了西方国家和苏联在工农业生产、城乡建设和生活习惯上存在的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问题，报道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和城市居民对此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切实建议，描写了一批生态学家为防止产生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所表现的动人事迹，还介绍了一些工业国家和地区在维护环境方面采取的有效措施和先进技术，以及一些国家和城市在克服了生态困难之后所出现的美好景象和采用的崭新生产工艺。

这本报告文学取材新颖，写作手法也有独到之处。它对怎样采写专题报道，有一定参考价值。

1982年春 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旅途的起点	(1)
第二章 海洋找陆地算账	(7)
一、 “让天空清晰、明净，海水清澈、宜人”	(8)
1. 胡果·哈塞尔继续飞行	(8)
2. 是无人抽烟之国吗？	(11)
3. 小组织反对大垄断	(13)
4. 合作不可逆转	(16)
5. 阿斯克岛上的乐观派	(20)
二、 “我在寻找大西洲”	(21)
1. 贝多芬胡同里的会晤	(22)
2. 地中海会失去生命吗？	(24)
3. “蓝色计划”	(27)
4. “万全之策”何在？	(28)
5. 奥妙与代价	(33)
第三章 是美好的城市，还是美好的理想？	(36)
一、 我们的共同家园	(37)
1. 二十世纪的半人半马	(38)
2. 请看几种生态图	(40)
3. 把垃圾藏在哪儿好？	(43)
4. 城里人的批评和建议	(47)

5. 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墙旁钓鱼…	(54)
6. “急救队”直奔普希金决斗场…	(58)
二、 “严重的不安，可靠的希望” ……	(61)
1. 最干净的能是原子能…	(62)
2. 地球的气候有何变化? ……	(66)
3. 切实弄懂你所反的对象…	(72)
4. 危机可以避免，但是…	(74)
第四章 不知所措…	(79)
一、 “绿色人”的色彩…	(80)
1. 经巴黎去第戎到马赛…	(84)
2. 罗伯·梅尔的预言与警告…	(89)
3. 他们是何人，又要去何方? ……	(94)
4. 向部长提三个问题…	(100)
二、 “自然界不能死” ……	(103)
第五章 寻求答案…	(110)
一、 百花齐放的“生态电影节” ……	(110)
1. 为什么要在俄斯特拉发举行? ……	(111)
2. 影院里的五昼夜…	(114)
二、 争取使海水、天空与大地都干净…	(121)
1. 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23)
2. 既是城市，又是公园…	(125)
3. 携手并进…	(128)
第六章 必要结论…	(131)

第一章 旅途的起点

……一列从巴黎开出的火车，在途中行驶了一个月后，又返回了巴黎。列车夜间行驶，时速达一百二十公里，因而使沿途的禽兽为之惊恐，赶夜路和游逛的人感到诧异。它经过了法国的布列塔尼、诺曼底、香槟和洛林，越过了森林，穿过了草原，驰过了大洋之滨，跨过了一道道河川，穿过了第一条隧道。

到了白天，列车就停下来作为展览馆使用。

这列火车在旅途中向人们宣传了一种思想。

这个思想十分简单：

我们大家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大家都生活于地球，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都取之于地球和太阳。尽管我们在征服宇宙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胜利，但是，我们仍没有预见到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我们生长在这里，而且还将永远住在这里。让我们爱护地球吧，因为它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这是一列引起人们不安的列车，还是带给人们希望的列车呢？

……它驰遍了整个法国，它载着从保护环境新技术第一届国际展览会大量展品中带来的部分产品。我有幸随同苏联代表团参观了这次展览。列车上的展品是用于宣传和进行教育的。比方说，车上的一个不大的模型就直观地说明了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水的利用。

假如把地球想象成一个直径仅为十米的球体（这样设想并不困难），那么，地球上的全部食用水才有二百公升。这辆流动展览车的组织者强调：“要珍惜水，要关心水！”

这辆列车提醒人们，工业区空气的透明度减少了百分之三十，污染已经给一座座雄伟的艺术建筑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损失。就拿巴黎来说，受到这种破坏的就有圣母院、圣徒礼拜堂、巴托罗缪之夜纪念碑（位于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巴黎大剧院。然而，这次展览的宗旨并不在于回顾和说明事实，而是要阐明合理影响自然和有效保护自然的可能性。

成千上万名巴黎人每天从蒙巴特和蒙帕尔纳斯，从富人区和工人区纷纷前往“凡尔赛港”车站附近，都想看看国际展览会的展品和光顾一下这列流动展览车，因此法国的报纸对此作了许多报道。在参观的人群里，人数最多的是中小学生。

我采访了流动展览车的一位组织者弗朗苏·拉巴戴，我问：

“您在法国各地举行这种引人入胜的和前所未有的活动期间，使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他回答说：

“是孩子们，特别是中小学学生。他们的兴趣真浓，与成年人相比，他们提的问题更能击中要害，也更为内行。显然，老一辈的人很难理解环境与生活的质量问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种现象是不难解释的。上述问题已经非常尖锐地摆在当代人的面前。”

“新一代在成长。我们相信，他们能密切注意人与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关系，并使这种有益思想得到发展。今天的孩子生长在人们把关心我们地球作为头等大事的时代里。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对自己‘家’里的事比你我更为关心。好在他们从童年、从中小学就开始懂得这类问题。在保护环境方面，看来有必要对世界各国的所有孩子进行某种启蒙教育，并使它成为孩子们经常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的列车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谈话结束时弗朗苏这样说。

我同意他的意见。我还说过，来巴黎站进行生态展览的肯定不是一列引起人们不安的列车，而是一列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列车。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对早先预定的某些研究项目的总结，也不是试图对保护我们地球上的生命问题毫无遗漏地加以概括和综述。

老实承认，长期以来，我对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国务活动家、作家、记者关于地球已经患病的说法是无动于衷的。

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无动于衷吗？

然而，未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说法越来越盛行了。

例如，“各种动物趋于灭种”，“森林逐渐毁灭”，“人口爆炸、饮食短欠”，“能源发生危机”，“核在疯狂发展”，“江河湖海失去生命”，“整个地球将被封冻”……你们终将同意这样一种看法：有朝一日，谁也不能对这种现象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然而，你们也会同意这种观点：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深处多少会产生一个问题：从总体上说，果真会有那么危险吗？你不妨向四周看看吧，周围不是一片百鸟争鸣，百花争艳的景象吗？

可怕的生态危机是否真的会发生？我在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讨论会的过程中，在参加专业展览会和某些生态电影节的过程中，都一直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越深，就越不同意对它作出简单的回答。

情况已经变得日益清楚：我们地球上正在发生着某种可怕现象。这里所指的“某种可怕现象”，在沃尔德和久鲍合著的《地球只有一个》一书中已经作了精确说明。其实，它不是一本一般的书，而是根据联合国环境问题会议秘书长的指示和全世界五十八个国家著名科学家提出的一百五十二项建议的精神作出的一份报告。该书的作者写道：“现在，当我们进入二十世纪后几个年代的时候，便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在人与周围两种世界（一种是动、植物界，另一种是包括土壤、气候、空气和流水在内的自然界以及人自己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作者注）的彼此关系中，显然正在发生着某种十分重要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近二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五年来，人类干预自然规律的力量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致于使我们显然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新纪元的开端时期。”本书的作者接着指出，人们今天“干预自然规律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都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

很显然，这种发人深思的话迫使我要以双倍的勇气去向专家们请教，以便能够知道、懂得和获得一个权威性的答复。我请教得越多，便越是相信：可得使自家门前的小溪保持干净，对周围的森林加以爱护，也不得随地乱扔罐头盒和践踏花草。然而，从未来的地球着想，远为重要得多的是解决某些共同性的，或者被人们称作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因为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地球才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共同家园。例如，从鲁尔^①工业区吹来的污秽之风，却越过国界，将灰尘

① 位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译注

撒落在斯堪的纳维亚或波兰的地面上。

我们早就认为，大陆是被大洋分开的。图尔·海耶达尔①对此作了多么生动的描写：“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全人类就会理解，海洋不是别的，而是一个由陆地包围起来的大湖。”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作为地球的居民原来都住在同一个（仅仅只有一个！）大湖的四周。

换句话说，在社会制度不同的条件下，却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在保护环境方面也存在着彼此足以借鉴的方法和对公民进行生态教育的做法。

然而，我越是寻找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便越是确信，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为保护自然而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方面提供了最大和最好的可能性。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能够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发资源。

早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弗·列宁还在世的时候，我国就通过了二百多项法令。例如森林和地下资源保护法、狩猎和渔业组织法、公园和花园保护法，等等。当时所奠定的保护自然的这些法律基础，通过以后（包括最近几年）批准的一系列法令和决定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我们在这次出访中，不仅带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还带着与个人生活有关的具体问题，因为个人生活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全球性的问题。

读者们将会看到，在本书的四大章里，又各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被称为“在生态学的十字路口”，作者在这一部分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国外采访和同我国专家交谈时的见闻。但是，某些读者可能不大相信作者的个人感想，另一些读者可能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

① 挪威作家、科学家。——译注

在这几章里又安排了另一方面的内容，叫做“同科学家交谈”。

我十分冒昧地把这本书叫做《生态纵横谈》，我想以此来强调从全球角度广泛探索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不断进行比较的必要性。这种比较是社会主义自由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比较。

第二章 海洋找陆地算账

有人告诉我，一艘苏联拖网渔船沿着波罗的海面向它的注册港靠近。这时一架飞机在船的上空盘旋。海员们雀跃欢呼：

“在给我们拍电影！”

下班后正在休息的船长听了后却为之一震。

“不是拍电影，而是要我们交罚金。”船长喃喃自语，并看着船尾水面上拖着的一条满是油污的尾巴。

船长只好付了一大笔罚金，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关于对以危害人的健康和海洋生物资源的物质污染海洋的行为追究责任问题》）明文规定，凡触犯这一法令者受监禁一至五年，或交两万卢布以内的罚金。

为什么这么严厉呢？难道说自古以来人们不就把江河湖海作为倾倒各种废物、垃圾的场所吗？难道说水就不具有净化和自动净化的特性吗？

假如认为全世界的海洋是广阔无际的话，那么，所有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正是这种思想的作怪才使人类在近几十年里常常只考虑到城市里的烟雾，而不大去考虑海洋污染的危险性。但是，即便是世界上最高的烟囱也不能把毒烟送上宇宙空间，而它还会渐渐下落，最终随着雨或雪而掉进大海。

还不要忘记被污染了的河水和从土壤里流出来的含有各

种化学物质的雨水呀……世界海洋的净化，是全球性的头号生态问题。

这个问题在内海里显得更加突出。地中海或波罗的海就是一例。

一、“让天空清晰、明净，海水清澈、宜人”

早上，斯德哥尔摩旅馆周围惯有的嘈杂声打破了每个房间里的宁静。要是在莫斯科，我们窗前的大院从早到晚却是一片幽雅的气氛。只是垃圾车每天进院来“访”，以刺耳的声音倒走箱里的垃圾。

然而，这里的窗外并非莫斯科，而是斯德哥尔摩。垃圾箱之类的东西早已淘汰，而代之以塑料卫生袋了。人们把垃圾直接装进口袋，运上垃圾车，倒进垃圾场。

我一开始就叙述瑞典处理垃圾这种平凡问题并不偶然。瑞典以其环境之美而受人称赞，当我一九七五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工业污染波罗的海海水国际会议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瑞典是如何保持环境卫生的话，那么，我就要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1. 胡果·哈塞尔继续飞行

在世界上，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如何处理垃圾的问题便在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仅以美国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在那里，每年的工业废料有：四百八十亿个金属罐头盒、二百六十亿个瓶子、六百五十亿个金属盖、六百万辆报废的小汽车。各地的废料都在灾难性地增加，因为对于这些废料不光要收集和运走，而且还要加工、清除。特别是，还要使之变得无害。

正当我在瑞典逗留期间，报纸上报道了一条消息：英国卡车司机汤姆·卡罗尔在全国最大的废料场被烟薰死。垃圾场占地五百二十六公顷，是西欧最大的一家垃圾公司经营的。它的名声很臭。这里堆放的实际上是有毒物质和未处理的化学物品，因此，时刻存在着这些物品发生化学反应的危险性。这种反应便是卡车司机致死的原因之一。

应当指出，瑞典公众近几年来在与工业垄断组织作斗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垄断组织来说，把废料堆放在垃圾场，自然要比专门进行消毒和加工便宜得多。

据瑞典环境保护管理局（建立于一九六七年）局长瓦·帕尔逊介绍，瑞典制订的保护自然计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兴致盎然地向我介绍了这方面的许多示意图。这些示意图说明他们的成绩是显著的。有几张说明哥德堡城减轻空气污染和梅拉伦湖清澈度增加的图表，特别使人难忘。总而言之，水的净化，是近年来所取得的一个主要成绩。甚至在人们从前料想不到的水里现在却居然有了鱼。但是，事实表明，还存在着很大危险。渔民们往往不得不扔掉某些心爱的捕获物，因为在鱼的两侧有汞的黑斑。水虽然是干净的，但是，毒素却长期积存在鱼肚里。

瑞典的上百个湖（这本来是瑞典的一大骄傲）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因为湖里的鱼含汞量过高。这是人们放肆地利用水下资源的可悲下场。……

“现在，任何新建企业如不安装相应的净化设施，就得投产。”帕尔逊说。

这倒新鲜。然而，如何对待老企业存在的问题呢？

我便问道：企业主如何对待那种需要他们自己作出重大经济牺牲的废物净化的严格制度呢？我得到的回答是：总的来说，瑞典所有的企业主都关心环境卫生问题，因此，他们

也都在安装净化设备。

关心倒可能是关心，然而说句老实话，很难相信所有的人都那么关心吧。

《环境》杂志的编辑汉斯·普洛格瓦尔向我介绍了胡果·哈塞尔的情况，他是卡尔施塔特^①人，银行职员、航空体育爱好者。他从飞机上拍摄了污水流动情况的许多照片，因为位于维内尔湖^②附近的工厂把污水放到了湖里。他在湖边还拍摄了别的照片：被汞毒死的狗鱼、死亡的上百条鲑鱼和数千条其他的鱼。

三十年来，胡果·哈塞尔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同大工厂进行了真正的斗争。然而，多年的斗争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只是随着环境卫生运动的开展，本来纹丝不动的情况似乎才发生了一点变化：审理了诉讼案，法院作出判决，决定安装必要的净化设备。

“安装的情况怎么样？维内尔湖变清了吗？”我问。

“安装倒是安装了，就是还不够。”普洛格瓦尔回答。

所以，胡果·哈塞尔还在飞行。

并非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地按环境保护管理局的意愿行事。但是，还是有人对这种严格的要求感到由衷的高兴。例如，瑞典通风器材制造公司的领导就是如此。要求越是严格，他们接受的订货就越多，因为该公司是专门生产净化设备的。硬废料加工处处长库尔特·塞德尔霍姆向我介绍了其中的一种设备情况。

这是一种集中处理垃圾的最新体系。

一切都极为简单：一个特殊管子与厨房或前厅相通。打

① 位于瑞典南部。——译注

② 位于瑞典南部。——译注

开管子，扔进垃圾，一种特殊装置便立即把它吸走。垃圾顺着管子在预定的几分钟时间里，以极快的速度到达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加工站。加工站对废料进行挑选，分出金属、玻璃、塑料和其他的有用材料，并对这种材料进行加工。还可以把吸尘器（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已用不上吸尘器）的软管直接接在这个管子上。这样一来，灰尘便可以被吸走，并沿着管子进入加工站。

“广泛采用我们的设备可以防止院子里早上出现噪音。”库尔特·塞德尔霍姆自豪地总结说：“这样可以节省劳动力，减少收集和运送垃圾的车辆，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城里的空气也会变得新鲜一些。”

“收集和运输垃圾方面的这种先进方法在瑞典得到了广泛推广了吧？”我十分感兴趣地问道。

“目前还只采用了四套试验性装置。”他说。

“那是为什么呢？”我问。

“遗憾的是，瑞典目前不搞象苏联那样的住房建设。在建造高大建筑的情况下，使用瑞典这样的设备在经济上倒十分合算。因此，瑞典通风器材制造公司很想同你们国家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他回答说。

2.是无人抽烟之国吗？

“只有当天空变得清晰、明净，海水变得清澈、宜人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才算是达到了。”这是瑞典通风器材制造公司放映的一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它也许可以作为瑞典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许多组织的行动指南。

为了使我们的家园——地球——变得干净整洁，政府机关和许多社会组织（它们既得到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同国家机关发生矛盾），在宣传报道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工作，因为

这方面的知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不可少的。

很显然，这里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就，首先是由于在宣传生态学知识方面采取了内容通俗易懂、形式多种多样的有计划的宣传方法。

我就看到了上千种各种各样的明信片、宣传手册、标语和传单，形式上彩色鲜艳，纸质讲究，附有漂亮的插图，也有略着数笔的简单作品；内容上，有的语气缓和，有的言词激烈，能够针对程度各异的人们在生态学上所碰到的深浅不同的问题。

我在瑞典所收到的明信片中，有一张上写着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孩子问，“妈妈，地球上以前长的那种三叶草是什么样子？”

我们漫游了斯德哥尔摩周围的群岛。这里有着蓝色的海洋、蔚蓝的天空、石头的海岸、矮得出奇的松树、数不清的帆船。我们被带到疗养胜地瓦克斯霍尔姆岛①。活动日程表上说有一种奇特而吸引人的活动……到底叫特技表演？还是一种观赏节目？我已经说不上来。总之，是当地潜水员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潜海。他们还通过各种语言（有瑞典语、英语、德语）用无线电广播器直接从这里报导他们在这舒适迷人的疗养胜地附近的海底里所目睹的一切。扬声器传送着令人惊讶不安或荒唐可笑的消息。比方说，又发现了两个瓶子、六个罐头盒，外加一只破皮鞋。在这里休养的先生们，这种现象可真令人羞耻！潜水员还当着许多观众的面把自己所拣到的全部脏物举出水面。凡是目睹此景的人可真为我们这些所有休假的人感到惭愧！不管我们是在哪里休息，是在波罗的海之滨、黑海沿岸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海边，

① 位于斯德哥尔摩附近。——译注